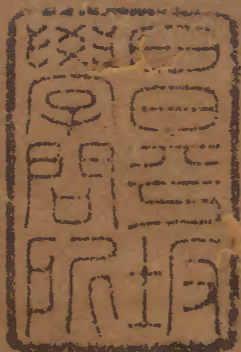


新編分類  
夷堅志

癸集 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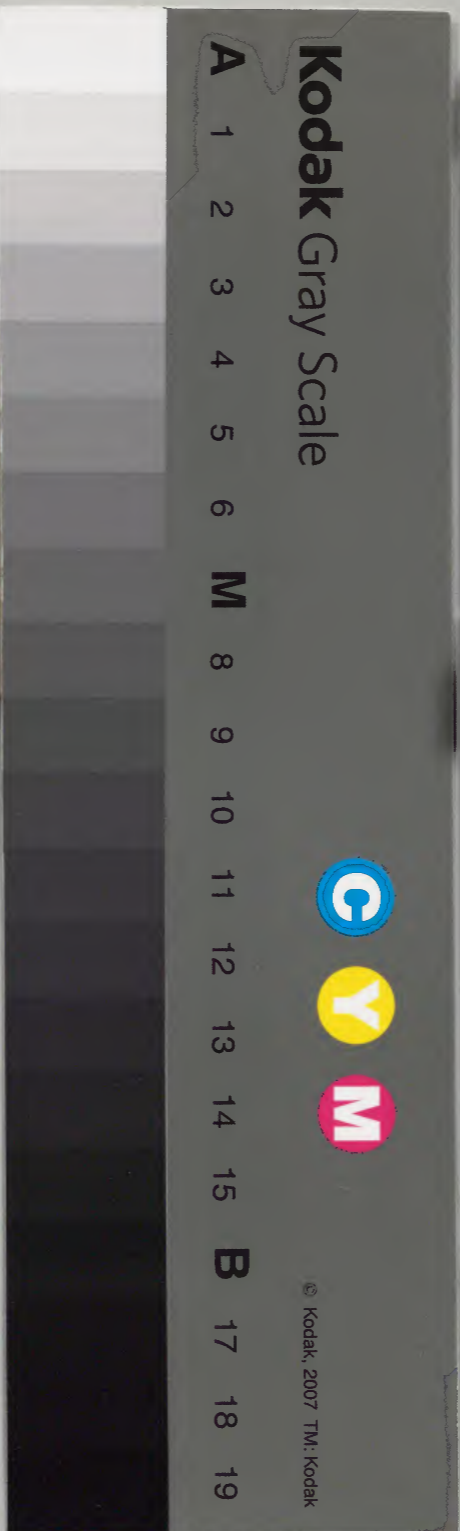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九	二
八	四	二
冊	架	函
類	號	冊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九	九	晉
函	一	冊
八	〇	架
冊	二	號
架	冊	類

正(十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12
冊數	10	( 10 )
函號	309	120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

卷之一

設醮門

至誠感應類

黃法師醮

奎宿奏事

不謹被譴類

李明徵

肇州會會自

建安

葉氏

祖榮

類編

鄱陽

洪邁

景盧

紀述

癸集  
草文  
集



王法師

卷之二

冥官門

生判冥類

吳公路

何侍郎

賈廉訪

死判冥類

閻羅王

豐都宮使

李見鬼

龍陽王丞

姚錫冥官

忠孝節義冥官

陰司判官

掠剩相公奴

掠剩大夫

趙季父進簿

卷之三

善惡門

為善報應類

法慧燃目

吳江鄭超

沈烏盆

隆報寺

李綬祝火

蚌中觀音

賀觀音

佛救宿冤

張二十四郎

陳便君



李二婆

楊長者

清泉鄉民

黃子方

桂林走卒

蔣負外

善惡門

為惡報應類

人死為牛

李宗言馬

大漕老生

俞一公

陳承信母

人化犬

房州保正

李林甫

岑端禮

陳唐兄弟

卷之四

翻陽雷震

僧道惡報門

僧受惡報類

普光寺僧

法道變餓鬼

蒙僧首

犁泥獄

道士惡報類

東庭道士

儲祥知宮

卷之五

入冥門



還魂類

韓斬王

郭權入冥

王五七造屋

入冥門

誤勾類

黃十一娘

鄭鄰再生

程朝散捕盜

衛達可再生

李孝壽

黃十翁

誤入陰府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癸集

設醮門

志誠感應類

黃法師醮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以病亡至四七日女壻胡長文延洞真法師黃在中  
設九幽醮影響所接報應殊備魏公敬異之及五七  
日復命主黃錄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  
二歲以念母之切願自入室持幡伺視既入慟哭亡  
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入浴盆左右挂所着衣正



舉首相顧忽焉不見所以哀泣已而迎魂至東偏雲  
位黃法師見夫人雖叔介至前即仆地曰媽媽在此  
家婢小僕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甚久黃慮鬼  
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盃令飲即醒云適  
往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四  
角皆金鳳口啣金絲毬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唾壺  
到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纔得符收冥  
袖間却乘金毛羚羊二童導而去遂覺蓋所見之者  
乃是夕壇上所供神虎堂追召鬼魄者也時已五鼓  
方就睡又夢入大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靴引而行

殿上人青服戴青冠執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乙救苦  
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天司命第一主者同坐俄  
空中有青雲起玉女數百捧黃幡幢迎上清宮第六  
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為異鬼如獅子形者逼  
逐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請來對事安得輒逐命  
獄卒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冠  
動搖有聲云是狼茫冠上天真宰下降檢察地獄將  
軍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  
禮法故尚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  
同又聞呼都按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萬人皆荷



鐵校傳呼引第十人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潤可  
二尺長袞丈徑至地挾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  
柱銅狗鐵蛇鍛瑤前楚毒倫極三人者公服在其中  
將軍曰一為臨政酷虐二為事父不孝三為作監官  
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潭州稅官盜用公家錢而逃  
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何可救之  
曰除是轉九天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至鑊  
湯帝石商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  
曰係在人間姓王在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  
地府諸司在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

不若只稱第幾司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幙  
次甚窄身却不在彼常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一步  
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後奏上吾一看三清二  
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奏去只為排得幙  
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人炷香衣服不潔負  
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衣小兒抱嬰孩來天尊位前戲  
狎天尊怒皆追來枷了青詞甚好宣開地獄赦亦至  
誠特以判官聲雄道字不真一字讀作潭字數人猜  
不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辯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  
放六人判官密言赦文不明白再墮其四只赦兩人



其一則趙氏也將軍曰汝父常誦汝懶墮不肯讀書我教你聰明呪云無碍遮三界遲奇此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纔管一覺無碍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遍且謂人心如鏡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汚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職第一三天門下 引進主者第二黃先生主管文字第三自然山主第四監灰河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炭河無罪者河一橋業重者解其下服着渡河禪由河中過岸上大樹才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掛於上續以車載從橋行入谷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 十娘叔介臨

欲歸拜將軍曰自別冥間荷將軍慈顧答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昔當與汝同官曾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時凡此中所見所說盡為人道之使知省戒無得隱息稱別而行望其家已近母在一室塗澤畢令引至壇對曰黃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母乃強之徧禮列位詣黃君幙前焚香拜曰謝救苦黃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一宿世冤家皆得解脫汝勿復悲惱令從者取盃水嚙叔介面乃叱之遂寤天方明自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聞見連日言之不能盡魏公以其事物迥蓋醮筵置龍虎堂於兩廂



偏近外庖往來喧雜炷香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癩圃中兒每敖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處而易執事者禁而勿得至又攷所謂潭字之誤蓋詞文舊語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濤為洵以唾潤指措作潭字不甚明了故讀者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摭取其大要如此

吳江九幽醮

吳松江石塘西連太湖舟楫去來多風濤之虞或致覆溺軋道三年趙伯為吳江宰念幽冥間滯魄無所託集道士設九幽醮于縣治以拔度之汴人薛山為

館客因以故友黃昇司理并其兄溺水由之白之就設二位以祀既罷三日伯虛被提舉常平按所部營田與山共載絕湖抵九里寺夜過半夢黃君來訪如平生欽襟肅容若特有所謂者山猶意其赴官而告別也徐問之則曰向自吳門分袂狼狽于此久矣此蒙縣大賜周旋其行方從是脫去山曰何不一謁之以謝此固屢往矣而門庭甚峻非復可入敢以誘吾故人既而告退就階登馬廷下立者數百人山戲之曰車騎一何都耶黃曰不然此皆平時留滯同荷趙君恩而去者也已別山驚寤以語伯虛乃知昨朝



所經湖正黃子父沒處也

奎宿奏事

崇寧大觀間蔡京當國設元祐正人黨籍之禁蘇文忠公文辭字畫存者悉毀之王銘以重刻醉翁亭記至於削籍由是人莫敢讀其文政和中令稍施其禁且陰訪求墨蹟皆以為大瑞梁師成自言為公出妾之事故主張是而實不然也時方建上清寶籙宮齋醮之儀備極誠敬徽廟每躬造焉一夕命道士拜章伏地踰數刻乃起扣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臣始能達章上頗嘆異問奎宿何如人

其所奏何事曰所奏不可得聞言此星宿者故端明殿學士蘇軾也上為之改容遂一變前事時發人陳子象名肖之父為温州椽曹傳其說如此子象說

趙榮陽禱雨

淳熙元年夏六月湖州旱在城寓公相率作醮禱雨榮陽郡王趙禹錫少保為之主盟道士談靈悟伏章趙盛服端坐不覺如夢寐間竦身行青碧雲氣中

路氣益清一金甲神人持節引至殿闕門外止令少候神人獨入俄復出導詣廷下遙望上帝服黃袍坐龍椅儀衛如王者趙再拜而上秉笏當前歷奏下



方閱雨之意皆不答而首肯數四乃趨下再拜而出  
神人亦導前覺青氣繖繞身輕躡空不能駐履內悸  
不自定神人語曰但函舉足無苦也逡巡與伏章道  
士遇交臂而語道士曰適中途得言已宣旨不須到  
三天門繼乃入黑雲中導者舍去心絕窘怖漸睹山  
川明秀頗類徑山之陽又復前進若抵道場山驚而  
寤見一炬宵然火頃燈燭熒煌始知身立醮席左右  
侍者但見嶮岵逾時瞑目而不跌無敢喚醒神爽悉  
定乃顧同列曰髣髴有所感俟至壇前焚香默謝方  
敢說於是具以告眾翌日亭午膏雨如傾周匝郡境

過宿而後止榮陽說

不謹被譴類

李明微

李明微法師福州人道戒孤高為人拜章伏詞報應  
甚著紹興五年建州通判袁後一使與天慶觀葉道  
士同拜醮既罷謂葉曰適拜章時到三天門下見此  
郡張道士亦為人奏青詞函封極草率又已破碎天  
師云此不可進御擲去之美葉曰張乃觀中道士也  
但不知今夕在誰人家明日張自外而歸葉扣其所  
徃曰昨日在二十里外葉家作醮村民家生疎青詞



紙破絕不佳及焚奏之際架復傾側詞墜于地吾急  
施手板承之賴以不甚損然鶴斃遂遭焚葉為話明  
微所見張甚懼即且自具一醮謝罪云

齊州兩會首

齊州鄉俗每以三月三日直武生辰闔郭共建黃籙  
醮禳災請福紹興元年富戶陳氏徐氏主其事陳作  
都會首而徐副之自是頻歲共具甚整肅後三年陳  
生偶以家故頗侵用衆錢及期未有以償遂推徐氏  
代已徐諾之凡所應用出私財濟助無所惜而受顧  
傭書人憑舊奏草其都首姓名或為陳或為徐兩人

未嘗細視之迨升壇焚奏狀兩人俱戰慄不自持拱  
手相向若被束縛者人問之不答唯連聲叫稱告告  
在會男女數百並為函拜哀求然莫知何以蒙譴俄  
一人為物所憑大言曰吾是監齋使者恰來見奏童  
內或稱徐某或稱陳某顯有異同誠為不敬三天門  
下不肯受接冒犯青律罪有所歸衆哀拜不已良久  
乃去汝等用心至誠待我為白真君做一道理少頃  
復言真君專為朝上蒼方便謝過已得旨放罪不旋  
踵兩人蘇醒如初竟畢醮事瑛士劉君玉說

王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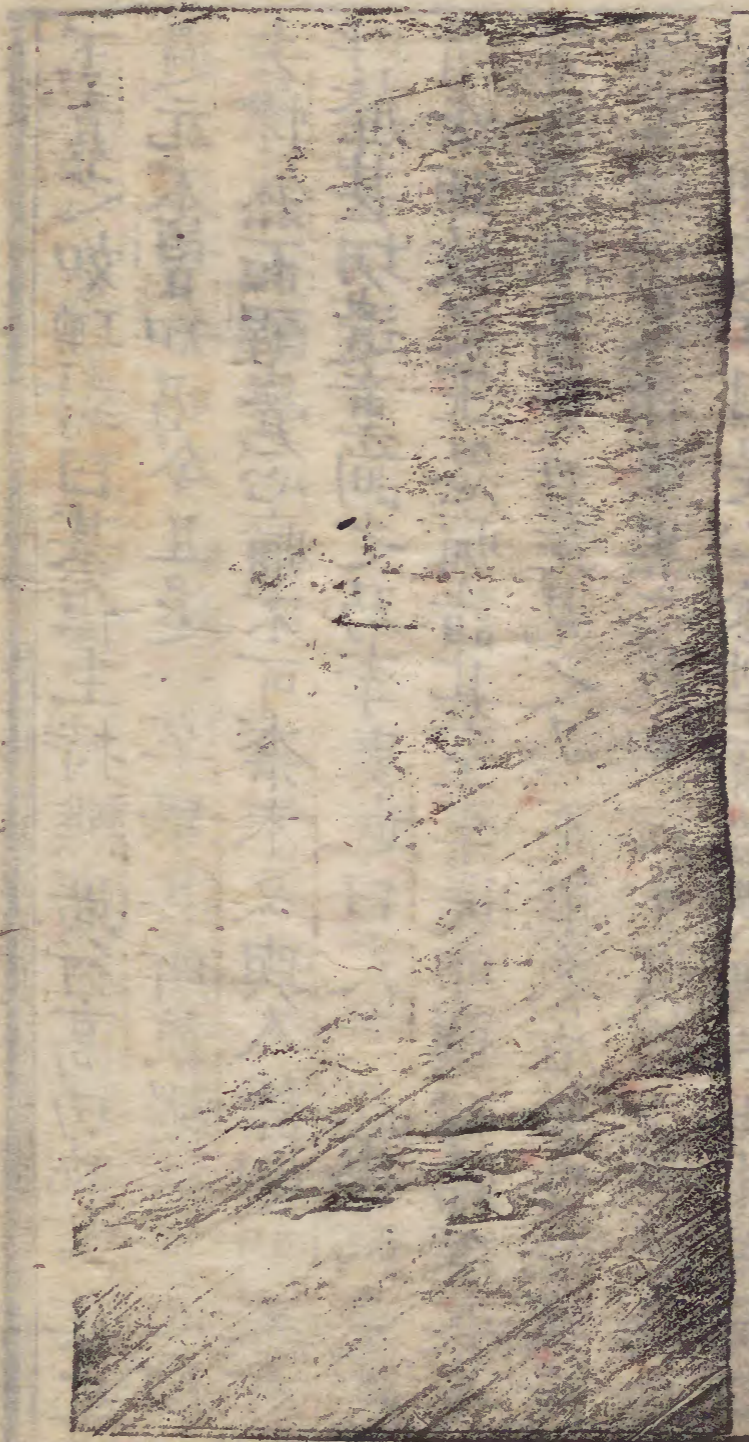


清平山堂... 臨安涌金門裏王法師者平日奉行天心正法為人  
主行章醮戴星冠披法衣而非道士也民俗以其比  
真黃官費謝幾減三之一故多用之每使鄰人李生  
書寫奏章青詞慶元二年正月十五日一富家以上  
元令節邀建安醮李生從其朋輩先夕出遊觀燈  
飲酒食肉至是亦不自言乘醉操筆字畫封緘皆不  
精緻醮方能王夢兩朱衣追攝至天宮庭下天官盛  
服正坐侍從整肅吏引王立于前俄而數武卒擒一  
囚至則李也天官赫怒問曰此所奏青詞如何敢喫  
酒肉後書寫比使搨蛭其足訊荆杖百餘下然後問

王責之如前對曰某但主持醮席行高功執事某之  
過元不曾知喝令且退一卒舉其所執搨禱其心曰  
去悚然而醒覺心痛不可柰未及與人語聞門外有  
呼聲甚切遣童詢之乃李妻也曰丈夫忽得病危撥  
請法師救之王忍痛詣其室李遙叩頭曰恰來某受  
訊杖無限苦楚君正見之必不能久居於世今無復  
可言望以父預筆黑之故與三千買棺王慘戚應曰  
可李即死王自是心愈掣痛繼毆血至四月末而亡  
臨安陳德謙說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 癸集

冥官門

生判冥類

吳公路

吳達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大學謁歸錢塘夢吏卒迎入大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坐吳辭曰達布衣也金遽爾恐涉冒任之嫌必不敢貴人捨去吳踞床正面吏抱案牘盈几上以手摘讀吳意郡縣間有胥吏乘已初視事以此困我未有以決望庭下已驅數囚皆美男子婦人荷械立大抵所按盡好事也



吳大書曰檢法呈別一吏捧巨冊至視其詞云奸人妻以絕嗣報奸入室女者以子孫淫泆報吳判曰准法吏相顧駭伏其敏曰事畢矣遂寤吳還京師為同舍金彥行安節言之金侍郎說

李見鬼

李去偽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即入一室判冥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為魅臨受代與寮佐宴集呼二子儔僖出拜縣尉陳噩噩不敢當李云去偽老矣不及見君之貴儔自成立不能遠大僖異日與君有恩契當令今日先識面耳坐皆罔測時紹聖中也政和

一噩以司勳領郎主銓試信中選又三年為之皆果符恩契言儔登科未及祿而卒噩終微猷閣待制

何侍郎

何侍郎熬贖人居心正直剛介凡在官有暗昧隱匿事卒能探究其實而平理之後為瀘南安撫使正盛服臨聽事若有冥司使者來迎之急入告妻子曰陰府請斷獄獄竟當還無歛我遂瞑目而坐三日乃醒曰有婦人壞胞胎者前後積數百日冥官久不能決故委吾治之已委令托生畜類為狍猪矣猶記判云汝等能懷不能產壞他性命大癡愚而今罪累無容



清平山堂 夷野志 卷二 一  
着可向人間作母猪遂書本末遍揭於邑里以示懲戒世人也趙有光說

龍陽王丞

王渙字季光乾道末年為武陵宰郡邑蕭條唯王東鄉運使居宅當官道邊旁有圃為士民遨嬉地季光嘗與教授邢正夫約同遊未果夢出迎使客如常時所行路至王氏後門而止及下輿不見從卒獨一節級行前而面長二尺餘極可怖又一人負胡床徑入園由便門過其家到廳後柱廊柱廊上列水盆悅巾堂壁皆金漆涼隔頗華濟一吏前揖衣皂衫紅帕首

李光問汝為胥吏何裝束詭異如此對曰方呈稟公事於禮而然即探懷出一牘鉗其左請書案云准條合決脊杖二十如言書畢將退吏白須監斷乃可竟俄而東偏門開一少年可四十許歲囚首而出顏色紫堂鬚髯挖抄自<sub>其</sub>背四旁無人而杖從空下少年號呼痛楚季光測然曰此是大夫不應爾吏曰天旨已定但當奉行曰然則稍減杖數可乎曰若決行則唯命於是杖至十三而止出就輿輿從城上行若無肩昇者殊臬兀不安遙望官府如郡治審視之則蘄州也拊式欲下長面持節者曰此處無路可下望之



雖近其實甚遠已而前吏復至白曰更請斷高朝請  
案季光辭焉曰吾與之有中外不應治獄吏曰若是  
則引嫌可也以所持文書挿于腰季光欲取視之曰  
既已引嫌自不當問遂循城輿下跌而寤意緒絕不  
樂時七月間也後兩月邢君始相率尋前約入王園  
儼然盡夢中境趣邢曰君識其子弟當令具酒拉過  
其宅及桂廊水盆帨巾亦歷歷舊所見邢入其內季  
光彷徨東廂有小室垂箔謾啓視之乃一綠衣人影  
像香燈羅陳蓋受杖少年也季光漂然覺如數斛水  
沃體少頃刑携酒殺來王氏婦女隨窺豁發聲哭季

光益罔測問邢曰少年者何人曰此運使之子龍陽  
丞也下世二年矣扣其何如曰亦謹恪無他過但暮  
年事累德方在龍陽時將嫁女會已受代從邑令假  
小吏辯集怒其遲鈍箠之至死小吏臨絕語其妻曰  
我抱冤以死汝宜告于官不可受賂使我無所愬如  
我冤未白汝勿得嫁嫁則殺汝妻泣應曰諾既乃受  
丞錢百千置不理幾改嫁成婚之夕筵上果皆騰起  
尺餘不傾倒不一月妻無疾而死冥冥之中負此冤  
對聞其家人頃者同夢君受訟故適望見而悲也季  
光始告以所夢急趨出不復再游季光說



賈廉訪

寶文閣學士賈謙之弟某以勇爵入官宣和間為諸路廉訪使者後避地入嶺南寓居德慶府濟南商侍即之孫知縣者亦寓焉商無妻一女笄二兒絕幼唯侍妾主家政商死其女嫁廉訪子成之率旬日頃女輒歸家拊視二弟且檢校橐鑰以為常他日歸啓篋笥凡黃白器皿皆不見但公牒一紙存驚扣妾妾曰此者府牒以排天申節盡數關借當時遣僕馳白姐姪及賈即回云府命不可不與遂悉以付之望其持還而未可得女拊膺大哭走問其夫夫亦愕然曰無

此事乃詣府投牒立賞捕盜竟失之計直踰萬緡商氏由此貧匱而廉訪者數使僕以竹節銀鬻於肆肆主問何處用竹節鑄銀僕曰廉訪手自煇銷者於是人疑商氏亡金必其所為也後二十年成之通判橫州商徙居臨賀長已亡幼子曰懋每往謁成必得錢十餘萬未幾成之終於官懋挈娣挾二孤甥偕至賀卜葬遂相依以居甥非商出懋經紀其家掩有財物過半後病傷寒惛不知人者數月忽蘇而言曰憶初入冥只覺此身飄浮直出帳頂又升屋徃曠野更無侶伴俄為人錄至官府見一囚荷鐵枷戴黑帽緋



於獄門兩人執大扇對立其側囚忽舉目呼曰商六十五哥識我否懋未應又曰我賈廉訪也諸事殊未辯得爾來且可了其一我昔年取你家財所償畧盡猶有未竟者幸為我供緘絕懋視執扇者一揮則囚血肉糜潰滿地不見人唯存空枷須臾復如初懋觀其楚毒不忍視頓憶曩事為供狀而出囚大哭曰今便相別我猝未脫其執扇驅入懋至外門一吏持符引平徒數百若迎新官者曰云泰山府君以君剛正好義抵陰府不應空回可暫克賀江巡按使者史道行江上空中所至廟神參謁主者呈文簿懋一一詰

責據案部判別一主者前進曰某神奉法不謹誤溺死人懋即判領至原地頭誅戮迨運到封州大江口吏曰事已畢福神來迎公可歸矣懋還賀州所居從屋飛下汗浹背而寤其妻方掛真武畫像於床頭焚香請蓋福神之應云

死判冥類

閻羅王

林衡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剛猛疾惡自任嘗知秀州年八十乃以薦被召除直敷文閣既而言者以為不當得罷歸歸而病且革見吏抱案牘乘紙尾大書閣



羅王林請衡書花名衡覺以語其家前此二十年蓋  
嘗夢當為此職祕不敢言今其不免矣家人憂之少  
日遂卒卒之夕秀州精嚴寺僧十餘人同夢出南門  
迎間羅王車中坐者儼然林君也衡居于秀州之南  
門外時乾道二年矣方務德說

### 泰山府君

孫點字與之鄭州人溫靖公固諸孫也建炎四年知  
泉州晉江縣居官以廉介自持是歲七月叛將楊勅  
自江西輒犯郡境點出禦寇歸而疽發于背主簿入  
卧内省之背吏數人在旁點顧戶外何人持書來詣

莫見少焉點舉手左右口中嘖嘖為發書疾讀之狀  
主簿問何書曰檄召點為泰山府君顧吏曰此有石  
倪及徐楷二人乎吏曰有石教授者居別村無徐楷  
但有徐楷鮮元耳點曰何用楷大為諸吏怪其語不  
倫無敢問後三日卒石倪者字德初方待次鄉里紹  
興三年以官期未至詣臨安欲有所易得疾于抱劔  
印中以七月中死徐楷字正甫時為州學諭同舍生  
每戲之曰君往太山他日朋友游岱藉君為地也楷  
聞倪死頗不樂從天寧寺長老慧勝學禪紹興六年  
七月休日還家沐髮罷端坐而逝三人之死相去各



三載皆以七月疑亦三年一受代云點當官時杖一  
里胥死聞其貧即召其子俾代父胥家不致憾于死  
者而感點之錄其子點既亡無以為歛皂吏為合錢  
買棺葬之城外里胥家至今歲時享祀之

### 姚錫寘官

姚錫字與善筠州新昌人祖堂時奏名第一錫登科  
均州判官時有監京西水寨者因扞虜立功并其子  
及壻四人皆得官部曲至千餘會所親告其停載比  
人欲謀叛朝廷命置獄推鞠隨問即承至錄問即翻  
異最後遣錫按治於隨州錫盡閱案牘窮究端本了

無反叛之狀遂以身證其不然朝旨付刑寺看詳悉  
從釋放囚家人百數與部曲懽呼感涕爭送錫歸筠  
後再調汀州判官淳熙十一年攝武平宰夢黃衣卒  
持牒言奉差克某所寘官錫以不可去為辭明夜夢  
如初錫曰吾家皆在郡城獨居此邑相去頗遠幸為  
我展限黃衣去明日白書立于前曰此太山府君奉  
上帝命豈容固違錫懇云必欲我去容我區理縣事  
分付錢粟然後歸別妻孥得乎黃衣許之與期二十  
日乃具公牘申郡乞稟議執事且移書同僚道所以  
郡守聽其來未至一程忽索沐浴跌坐而去距所約



之日拾兩旬云

鄴都宮使

林父字材臣姑蘇人剛正尚誼鄉里目為林無父以其名近父字也晚以貢士特奏名得譔嘉興主簿任滿還家夢吏士來迎入官府升堂正坐掾屬數十輩或衣金紫銀章列拜廷下出文牘摘紙尾使書視官階乃印御闊徑三寸不可辯但識其下文五字曰鄴都宮使林如是凡數紙父平生讀書頗慕神仙事顧謂吏曰學道之人皆當為仙官此乃真司主掌非以罪譔謫者不至且吾聞居此職者率二百四十年始

一遷非美官也不顧拜吏曰此上帝命也安得拒恐得罪於天將降克下列雖此官不復可得矣父不得已乃書名遂寤知其命不得長以告所善道士呂山友父弟父之婦虞氏尚書策女也不食猪肉父誚之曰吾家寒素非汝家比安得常有羊肉蓋隨家豈儉勉食之婦謝曰何敢爾但新婦少小聞燒猪氣輒頭痛不可忍今見則畏之非有所擇也父曰我若真為鄴都官必使汝食婦笑曰幸蒙伯力為增此食料新婦大願也父之又調官京師還及泗上卒於舟中初父父挈家過泗謁普照王寺其母生父於舟中及



其死亦然計未至吳家人臠猪為麩弟婦問曰何物  
盛饌芬香如此家人曰猪肉也婦曰試以與我取食  
之立盡一噐自是遂能食時又卒已半月云呂山友  
說

忠孝節義判官

楊縉字文叔濟州任城人為廣州觀察推官死官下  
喪未還其姪洵在鄉里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歛然見  
縉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脩然如平生  
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為忠孝節義判官所  
主人問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旁人但

見拜且言皆怪之將行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荒山  
下石臺何不就彼立祠洵忽寤告家人曰適廣州叔  
父至云云如此衆悲駭因呼工造像工技素拙及像  
成與縉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官不顯又無蹟狀故  
州縣不肯上其事祠竟不克立縉生為善人所居官  
專務以孝第教民正直好義故沒而為神考諸傳記  
蓋未嘗有此陰官也

陰司判官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教授趙其名夜夢人投刺  
來謁曰莫仔既入坐起而言曰仔城南人適聞天符

青平山堂一



下除教授為陰司判官仔副之方有聯事之幸不敢  
不修謁趙大駭扣其何人答曰郡中富人也行第七  
十一嘗以入粟得助教趙覺而惡之明日詣學具以  
所見語諸生諸生言果有此人名族排行皆不妄然  
已墮鬼地籍二年矣趙意色愴然退感疾不樂而死

### 掠剩大夫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  
之愛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州前一夕沈聞  
書室有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為妻子言慘然不  
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其

厚方為千里別安得新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  
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絰鞅間不可脫馳四十  
里及瓜州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  
不可辨認舁歸舍氣息殍殍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  
以已死贖錢二十萬却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  
在道相顧如體挾冰霜或時稍息則頭輒痛類有物  
擊之兩旁行者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挺而左右  
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  
空中一人跨白馬蹈躩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撫良久  
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為掠剩大



夫職業雄甚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弟榕傳其事

### 掠剩相公奴

沈傳曜侍即昭遠紹興戊辰自江西移帥湖南過袁州逆旅人令蒼頭趨走於前年十三四矣容止安詳殊無野村小兒態喜而問之答曰嘗在一官人家為小童數年近方辭歸傳曜曰肯從我乎幸甚且請歸白父母少選復至遂隨以西出入房闥間極謹節凡使令皆知人意舉家愛之至潭半歲忽求去傳曜曰汝方有熟於此姑留可也曰奴自有所職但當事

即許時期至當耳傳曜怪其語問所職為何對曰見為掠剩相公奴所掌者人間鞋履也人所着鞋更新換舊皆有簿曆書之唯謹如侍即平日所服用皆記錄無遺因取袖間曆并以舊屨數十緗出示再拜而去傳曜始驚異知其非人後數日而傳曜卒張拭欽甫說

### 趙季父進童

趙季父嘗為湖南路都監居臨安衆安橋下有倉頭曰進童患疫疾而死乾道五年春季父出城往赤山過顯教寺見紫袍人行前面如琢玉風采照人一小



童相隨全與進童類使僕沈貴問之誠是也童遽回  
眸向來抱病久荷公照恤及賜之棺殮至矜忘季父  
曰汝今在何處曰服侍這官人耳偕至淨慈寺門密  
扣之曰此人任何官握手曰莫問冥官也迤邐入暗  
門到清河坊逢皂衣人交肩過紫袍者挽其後裾出  
剪刀去尺餘寘諸袖其人殊弗覺季父細視之衣原  
無之復問童答曰此乃剪福不剪衣也隨於大門稠  
人中始不見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

癸集

善惡門

為善報應類

法慧燃目

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徧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  
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首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  
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惠者默禱  
千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彈投諸火煨令通紅置  
眼中燃香其上香焰纔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  
霑足法惠眼即枯深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



殊自喜也。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大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惠問何人。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川蔚然，百菓皆熟，紛紛而墜。惠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聞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呼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鵝眼，瞻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送還之兆。

蚌中觀音

溧水人俞集宣和中赴泰州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舟人日買以食。集見必輒買放。諸江他日得一籃甚重，衆欲烹食，倍價償之，堅不可遂。寔諸釜中，忽大聲從釜起，光焰相屬。舟人大恐，熟視之一大蚌裂開，現觀世音像于殼間。傍有竹兩竿，挺如生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珞及竹葉枝幹，皆細真珠綴成者。集令舟中皆誦佛悔罪，而取其殼以歸。傳燈錄載唐文宗嗜之蛤蜊，亦觀佛像之異。但此又有雙竹為奇耳。

吳江鄭媪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餘歲獨處茅簷之下日丐于市頗為人所憐敝衣糲食之外畜其賸錢於藏餅欲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隣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燼中得故餅畧無壞缺而錢鏰成寶像高一尺許冠瓔珞楊柳淨瓶皆其工製妙巧塑匠驚嘆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嚴奉留媪事香火壽過百餘歲紹興中猶存頃吳斗南書明州民媪一事全相似已載庚志中佛力不可思議普欲示化不嫌於同也

### 賀觀音

海州朐山賀氏世畫觀音像全家不茹葷每一本之直率五六十千而又經涉歲時方可得蓋精巧費日致然傳至六待詔者於藝尤公正據按施丹青一丐者及門遍體瘡癩膿血漬出臭氣不可近携鯉魚一籃遺之求畫賀曰吾家絕葷累世矣何以相汚其人曰君所畫不逼真我雖貧行乞却收得一好本君欲之乎賀喜洒掃淨室延之至即反拒戶良久呼主人賀往視則已化為觀音真相金光繚繞百寶莊嚴賀喚子弟焚香禮遶所在室中異香芬馥歷數月不散由是畫名愈益彰



沈烏盆

豫章民埏埴為器勝於他州而沈生者藝最精所售最多家業甚裕土人因其實目曰沈烏盆平日好善樂施而奉佛尤謹上監寺殿宇隳壞像設不整僦捐錢塑佛三軀費數十萬弗靳其後年齒浸高生計日削妻子皆先淪亡姻戚莫顧因大雪出外死於城東僵尸在地無斂明日雪霽天宇開明城人李氏子乘馬過處而見之問知為沈老李素輕獮好譏弄指而言曰奉佛果報乃如是乎下馬索筆題詩於其左股云洪州沈烏盆塑佛捨三尊一朝饑凍死衣不庇其

尸者皆笑或謂其沈寔亦即還家與妻言其寔寔姪及期遂就蓐不移時生一男子乳醫見左股間書字甚多不能識以告李李視之乃早來所譏沈老之詞也喟然悔嘆且驗其為已子函令為治棺斂尸瘞埋兒至滿月抱浴字始不現李氏撫育鍾愛數歲後發蒙入學性識穎悟年纔弱冠請鄉舉或云已登第但不得其名蓋受宿世善報也董塾說

佛救宿寃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響其家吉凶輒先告



之九二十三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皆井似  
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策  
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為丁小  
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  
有携矛臨井叱張令出既出欲刃之張曰非丁小大  
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撫然  
擲刃于地曰冤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  
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留此  
必為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其脫  
也分遣去下生蓋河北民為金人簽軍者

### 隆報寺

湖州弁山西南隆報寺故中書侍郎林彥振功德院  
也林沒於姑蘇一子偉繼亡其後遂絕族人擅其利  
至于拆屋伐木及隆興之初蕩無一掾有達官方卜  
築獨以賤直取寺基之半主僧法瓊清修持戒行屢  
談因果之說勸止之恬不以介意他日瓊夢遊冥府  
主者据案執筆指壁間一畫示之曰見此圖否其上  
所書皆賤買隆報寺木人姓名朱勾者已死者也瓊  
即而視之皆素所徃還擅信亦有已朱勾而尚亡恙  
者俄獄卒擁達官至備受慘毒顧瓊有祈哀之色而



不得言瓊覺急詣其家則聞疾以服藥數日不起是時  
寺既無子遺偶像一切暴露風日淋爍或為人徙去  
善神一軀仆地上巧者吳大為和泥補葺且昇施圓  
證寺久之吳大受顧結屋墜梯折腰傷勢殊亟夢神  
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授以乳香飲方其法用  
酒浸虎骨敗龜黃芪牛膝草薜續斷乳香七品覺而  
悉能記即喚子買藥敬服之一旬而愈

張二十四郎

臨江軍曲水橋富室張二十四郎者兄弟四人事母  
以不遺者四人相友愛每夕迭置酒燕樂又能施

於鄉閭里中嘗有水患道路阻絕張氏具舟載薪木  
沿門救餉賴以存者八十家乾道七年旱米價騰踊  
盜賊四發它處暴客四十餘輩聞其富謀劫近隣屠  
酤兒徐八亦盜也群覓夜召之飲賂以錢帛使為道  
地徐心以為不可明日烹豚醢酒報其禮乃白之曰  
彼家行孝施仁吾一鄉徧受其惠久矣今若害之吾  
人失所依必填溝壑願諸君勿以經意因歷數張之  
陰德善事皆驚悚曰信如爾言我曹豈可輕發遂別  
去後二年徐所使携豚酒者始告張張邀徐入室問  
故謝其全護之恩為買田築屋贈遺甚厚徐由是亦



成家乃知人無不善徐屠固可嘉群兇於一話一言  
之頃便能回心有悔是難能也

### 李綬祝火

觀察使李綬雖生戚里而立身甚嚴不妄語笑交游  
間稱為法度士所居在東京報慈寺西一日寺中火  
延燒于外將及綬宅家人童奴荒窘奔走徙置箱篋  
帑藏綬叱之不聽出而素公服焚香再拜祝曰若李  
綬家有贓賂願天速焚之火將近數步而滅嘗大書  
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修福不如避罪真格言也唐  
時正參元遇火災家無餘儲柳子厚詒以書謂其戒

人多言足下積貨士不敢道天下之善一出口則蚩  
蚩者以為得重賂今乃幸為天火之所滌盪是祝融  
回祿之相吾子也噫世之以官為家而建干霄連雲  
之大第視后之事可不懼哉

### 陳使君

乾道五年福之長溪大火邑士陳使君者居鄉與人  
和同賦性剛介火將逼其居鄉黨相率請避陳曰吾  
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肯及我堅坐  
不動但焚香於庭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  
建神天其監之頃吏四向皆為煨燼唯陳一區獨存



此事與李綬觀察祝火同也

### 李二婆

鄂州民媪李二婆居於南草市老而無子以鬻鹽自給淳熙乙巳市中大火自北而南凡五里延燒屋廬數千間雖樓居土庫亦不免媪之四鄰已焚媪屋獨存門外鹽兩席几所挂書薦緣以青布略無少損一鄰嘆異郡守趙善俊軍帥郭某呼問之曰天災如此汝至何以得免亦有說乎對曰無所長但每日所貨鹽買一斤以十八兩與之所憑以活殘年者一經而已趙郭聞而加敬厚遺錢帛而遣之

### 楊長者

無錫東鄉楊翁家饒於財而尚禮好義一意周人之急得鄉井歡心稱為長者暮歲耽嗜內典每焚香立誓但願考終命時不在暑月雖一寢一食必致此禱年且八十無疾而殂適以季夏棺衾送死之具固已宿辯然親姻隣里皆戚戚相與言翁平昔積善如此而其沒正在三伏中大違素志天道冥茫直所弗曉及葬日舉殯柩重不堪舁而負荷者倍常數猶不能轉移力人以為疑請于子弟喚匠啓視才發闔室芬香襲人窺其中水銀盈溢殆與尸等見者驚嘆致敬



家人且悲且喜復掩之用十輩扶舉安然以行乃知向之所以重者似故欲入示云

清泉鄉民

淳熙十年南康建昌縣旱民告于軍司戶張玘子溫受牒檢視清泉鄉民李氏名田數百畝皆成熟不肯陳詞闔社交徧責之謂其立異李曰投訴當以實我家田不旱豈應欺天欺人且自欺乎必不可般之桀惡者曰今一鄉稱旱而君獨否官司必以他人為妄是獨善一身而貽害百室也李猶持前說於是唱率惡少夜拋磚石擊其扉及屋瓦呼譟徹旦固未逞志

遂公肆言恐之曰先焚石廬次戕爾族事到有司不過推一人償命耳李不獲已亦隨衆自列得以分數蠲租為錢六萬既而悔之曰禾穀不虧而強我如此何以俯仰於天地之間故已無奈何乃邀道士數輩用所免之數建醮筵以謝過示不以無名財自潤也明年秋此鄉復旱無毫厘之收唯李田高下善熟

黃子方

黃宗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為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供母為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教郡守黃某使仲尚書常使十二縣持䟽歛之民



珠獨不應命既聞他縣數百萬乃自詣縣以已俸四月輸之冕仲雖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詰內臣廉訪使者數千以私皆拒不答常切齒思報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詆宗嘗入侍徽宗問汝在閭時知屬縣有賢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唯憶琬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即日有旨改京官通判判漳州使者既出始大愧悔乃知吉人之報轉禍為福也如此

桂林走卒

呂愿忠帥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與之約某日當還

過期三日乃至呂怒命斬之一府莫敢言汪聖錫通判府事持不可往見之曰超罪不至死若加極刑它日使人或愆期必亡命不返脫有急切奏請將不得聞之其害大矣呂攫然悟謝曰業已爾難遽改明日姑引疾君自為之地明日呂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釋之超感再生恩誓以死報錄事參軍周生者與時相秦益公有學校之舊倚借聲勢跌宕同僚中嘗於國忌日命妓侑酒汪素惡其人將糾其事既而中止然周啣恨不置遣一獄典持書與秦超而疑之曰錄曹通太師書必以吾恩公之故乃往獄典家訪所以



典愀然曰我平生未嘗遠出况於適京師乎且吾屬受差非若州兵可以貸俸今行齋索然方舉室憂之未知所出超曰吾力能為汝辦萬錢宜少俟時呂令問攝陽朔今超嘗為之役即往謁得錢持與典典喜買酒共飲示以書典先醉卧超急就火浴書蠟蜜啓觀果諸汪者復緘之典不覺也後日超復往謂之曰吾忽被命如臨安行甚遽汝果憚此役當以書并錢授我我代為持去汝但伏藏勿出可也典大喜如其言起三月超歸以秦府報帖與典汪既受代還玉山明年起詣其居出周生書示汪常遣信過海餉遺趙

元鎮丞相李秦發參政是時秦方開告訐之路數與大獄使此謗得行汪必不免超以一卒能報恩固已可尚而用智委曲終於集事士大夫蓋有所不若云

○ 蔣貞外

明州定海縣人蔣貞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得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



時覺有一物如蓬籍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  
人以為積善報云

善惡門

為惡報應類

人死為牛

永康軍導江縣人王某者以刻核疆警處官紹興  
五年為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榷鹽於潼川  
路躬詣畊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得當五千斤  
者輒取萬新歲所輸不滿額者籍餼王心知其不能  
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鹽額

倍增薦諸宣撫使得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眉州  
彭山人楊師錫以合州守待次田間夢王來謁公服  
後穿出一牛方驚恒侍婢亦魘寤言見王運使衣後  
有牛尾相語未了外報一犢生遽取火視之犢仰首  
淚下事既著聞有資州人馬某者亦為都漕司幹官  
每出郡邑督錢惟以多為貴不問額之虛實羸縮必  
得為期且以此自負蜀人以其虐於刷錢目曰馬刷  
或以王君事警之馬曰正使見世生兩尾亦何必問  
已而疽發於背之左瘡稍愈復發於右兩疽相對宛  
如杖瘡其深數寸隔膜洞見肺腑臭滿一室同僚往



問病生但云當以其為戒其悔無及也死時與王相拒纜一年矣

李宗言馬

吉州防禦使李宗言監樞密院五房門得省馬棗騮乘騎嘗至省前驚蹶李墜地歸責圍者以為餉之不  
至故無力而蹶管之圍入既下鞭其馬曰我日具芻  
秣豢汝甚謹乃反為我累和是夜李夢一男子禿首  
衣赤衣來辭曰我前生為人作蜀邑宰不能自愛以  
貪虐濟其私雖幸逃憲綱而死被陰譴遂為公馬昨  
因病肺失足非圍人之罪既累渠受笞我亦難處此

矣今與公別拜而去李寤外報馬死法當赴官估剝  
以夢故愍之為輸錢有司埋之城外時紹興二十年

大瀆尤生

長州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於大瀆村紹興三年  
感疾死初無他異既而隣邑崑山之東農家牛生白  
犢脅下黑毛成七字曰尤二十三曾作牢子蓋尤始  
貧時為縣獄吏有隱惡云尤氏子贖二萬錢于其家  
不許

俞一公

俞一公自彥輔徽州婺源人使氣陵鑠鄉里小民畏



法不敢與之競者必以術吞其贊年益老不改悔紹興壬戌歲大病時作馬嘶一日家人皆不在側彥輔忽起闔戶外人聞跑躑聲函入視則彥輔手足皆成馬蹄身首未及化腰脊已軟數起數仆不能言其家畏惡聲將露昇入棺而瘞之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為業後極富其母平生尤好豢豕紹興四年死死之七日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為再生甚喜遽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牝猪矣急復掩之明日請常州太平寺標

主施戒遂葬天色晴爽喪車纔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皆回及墓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壅之

人化犬

姑蘇瞿秀才家乳婢王氏平生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歲時贅生於尻日以痛楚為膏藥傳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猪尾矣自是不能行屈兩手於地匍匐移足乃可動伺犬疏就槽輒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又節級徐忠因病亦生一尾謂妻子曰我坐拋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供狀自今莫得食人食惟舐糠乃可且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



與犬亡少異其家為作浮屠事懺謝旬日而死時紹興三十年五月也

房州保正

房州房陵民李政為保正頑猾健訟侵人田園奪人牛馬官司莫能滌熙十四年暴亡其家水牯當日產一犢腹下黑白毛相間成珠李政四字字如崇寧當三錢了了可識每妻子到傍輒淚下甫半年為虎所食骨肉皆盡惟四字連皮宛然如初監本州酒稅忠訓即王嗣宗親見其事人死為牛多矣諸志中屢書之茲又獨異也

李林甫

柳子厚龍城錄蓋劉無言所作皆寓言也其一云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倡女震死於市脅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近者紹興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地齡遭雷震死有文在背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為倡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類前事也襄陽道人黎大方嘗見之

符端禮

慶元己卯夏淮浙疫癘大作嘉興城內至狹日斃百



餘人民蘇軫者好善樂施平時惟以莊嚴佛刊印經  
呪為務值此惡歲推不忍之心擇招老醫與詣病者  
家逐一診視書其姓名著所患陰陽二証於其下歸  
取藥餌量粟薪炭之屬持以贈之甚貧不能自存則  
濟之以錢米賴以安者極衆郡守糜師旦周卿聞而  
喜曰此亦不易得未知其人為誰扣之左右命一吏  
往詢詳細將捐官鏹助之孔目吏符端禮在傍遽言  
曰其人為蘇軫故在縣作典押釀坊巷衆財作此役  
不唯有意乾沒正役歟迹州府耳糜納其語洎所遣  
吏還方誦軫之博施即應聲曰渠要形迹我也軫聞

之懼立謝醫棄驪戶不出繼有就求藥者亦不敢與  
慮符之造謗常惴惴焉旬日符病未幾而死一邦之  
人咸謂天實誅之云婁彥發說

### 陳唐兄弟

南城人陳唐與其弟霆皆以不善著於鄉里慶元二  
年秋其姪子損夢為官所逮及至則城隍廟也王冠  
服正坐追者抗聲白曰追到陳唐子損知為誤即仰  
訴曰子損是陳唐之姪恐非合來王令說平生蹤跡  
且言父祖名字及今歲書館之處辯數甚至王顧左  
右曰此豈細事誤矣誤矣命放還子損寤與友



生鄧景文說為唐憂邑而唐亦夢到城隍廟其問略  
同就令原追吏押赴張大王廟唐隨以往即夢覺以  
告妻子極惡之張王者非廣德祠山之神蓋主溫部  
者越數日闔門大疫唐寔同時七竅流血死唐母妻  
寔子及家人婢僕姻戚往來治平寺二尼巫閻生為  
治病者凡二十輩牽致率死

### 鄱陽雷震

慶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晚饒城大雷震城下一客  
舟載米石客子貪惡無狀皆以水拌濕仍雜糠穀  
夾和將載往下江取厚息是日震其蓬頂透于艫版

乘穿 米沉江中顆粒不存客幸脫死哭而歸湖又  
沙棠庵一僧正据闕閱笑簿書雷挾下而誅之腰斷  
為二背上朱刻痕如小斗者十數此庵素富度僧七  
八負一意牟利所震者亦貪專用升斗為輕重大入  
小出故嬰天誅其徒秘不許泄而里落徧知之矣王  
仙觀陳道士俗家居鐵爐陟從家二女子年十八九  
歲雨霽失所在當時訪得少女於隔岬舉體無傷處  
但蒙蒙如癡耳長女不見凡三宿始得之山上能談  
所見云被人從空拖起百餘丈到一山其中宮殿屋  
廬花竹園沼別一處倉廩甚多主人啓殿使視或米



粟或麥荳或布帛或錢寶語之曰此物皆有所待隨  
世人所為好事惡事撥以付之惡則掠取以來分明  
不錯今令汝歸可一一告語鄉俗也恍然而寤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癸集

僧道惡報門

僧受惡報類

普光寺僧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  
為街坊化士嗜酒不檢一意狎遊年二十五歲得疾  
甚惡還其家因卧閱一寒暑忽昏不知人舉室蒙泣  
少頃仰首長鳴頓仆于地問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  
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  
自皮膚間蟻入畏醜狀宣播急掩其衣愈痛切復裸



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面  
已肖驢形數日蹄鬣俱備兩耳翹翹然哮吼悲鳴四  
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云不可  
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惡報以懲後來如殺之是逆天  
背理也將為君家不利於是畜于廐中而弗施轡勒  
驢嘶鳴不止且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  
有喜色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法道變餓鬼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  
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面

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  
是七日長老令為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  
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為誦呪解釋病僧又  
之自言曰向時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日  
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  
二罪法師曰汝既知悔吾救汝即扶其口灌呪水僧  
昏然而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矣

蒙僧首

婺州武義縣了蒙為一僧首誦經精專不飲酒食肉  
邑人欲薦福追遠者不問數十里必屬蒙僧首焉坐



是不勝應接獨力不可給至虛受人施者反多於所  
誦既死十年同縣人徐師死而復生云過陰府廊廡  
間見蒙在大鐵柵中四面熾炭五層烈焰洞然不可  
前近蒙手捧經立見徐大驚問知當還懇祝云俾告  
弟子竭橐貲請僧多誦經為已償債且言在柵九年  
矣初入時有炭九層每填經及一分則去其一今尚  
餘五也徐又見其側有坑穿四囚居中一鬼卒執長  
帚蘸染糞穢塗其首面身體因問蒙蒙曰此事魔不  
祀祖先者他所見甚多徐不能記耳

犁泥獄

衢僧覺閣黎紹興丙寅歲病困入冥見大池百畝穢  
泥滿中浸僧不知其數自頸以下皆沒於泥獨露其  
首出两手捧經若閱讀狀吏引覺見王王乃故人陳  
世則秀才也謂覺曰此獄名犁泥專治僧之負經債  
者若宿世能成誦則誦足可脫不然目無所見唯時  
遇電光能讀十數字末淪此苦無有脫期吾與師厚  
善故以相語乃縱使回

道士惡報類

東庭道士

泉州士人陳方石與知東庭觀道士善陳嘗檢校村



聖夢至官府見廷下閹囚 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  
道士陳某視之東庭黃冠也又一吏從傍授以文牘  
一卷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月日取  
常住穀若干釀酒傾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  
就取所讀之書包裹之自頂至踵皆徧推仆地再三  
展轉化為大水牛陳驚寤遽訪道士正以是夕死陳  
字季野洪進裔孫也

儲祥知宮

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熟視之蓋京師  
上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已非人茲竊有

所禱明日將託身為犬實在尚書宅願戒家人善視  
我豐公驚曰君平生有道行何為爾對曰某初修道  
戒本無隱惡柰一事獲罪於天何豐問其故慘容而  
言某以朝廷方黜蘇氏學因建請磨去儲祥碑文坐  
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  
以迎合時相風指耳言訖失所在旦而犬生十子其  
一手足黑而身黃疑為黃冠云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

夷堅志卷之四終

一四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癸集

入冥門

還魂類

韓蘄王

紹興二十五年韓蘄王病篤詔王繼先往診視至則已亡追暮復甦言為四卒追去定知死矣中途忽有所思吾心中三事未了不料死期遽至啣恨無窮行抵大官曹金釘朱戶監門者冠裳嚴潔類星官容狀邀坐飲湯二卒不得入別有兩陰吏導立庭下聞其中贊引之聲如世間呵脚下者指揮卷簾主者盛服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據案威貌肅然揖吾升廳相見叙寒溫禮坐定始認  
為晏景初尚書晏云適遣人相迎時在道有所思何  
也吾起拱白曰正謂三事未了而之死地是以不能  
忘一者世忠久叨將帥殺人至多雖王事當然顧安  
得無枉濫擬欲建黃籙大齋醮拔濟之且解冤釋結  
二者侍妾頗多未辦分付欲令有父母歸之無者嫁  
之三者外間舉債負錢非慮身沒之後子孫追索不  
無擾人欲悉焚契券免為後害今皆不復可為矣晏  
公云若郡王不起此念冥間亦不以客禮奉待也當  
令其工且還不知幾日可了吾曰一月足矣晏云容

為奏請如期却來乃得活函命營所額一月皆異遂  
變矣

程朝散捕盜

景德鎮程臯散朝宣和初為高郵尉境內多兇盜雖  
間捕獲輒為其黨篡取以去臯用是屢遭上官簿責  
他日擒四渠魁於湖草間即命弓兵當馬前梟首其  
徒因此逃散臯滿秩還鄉舉室染疫疾一夕昏昏如  
逝旦而豁然為家人說昨正熟寐夢兩朱衣吏乘馬  
至門直入室取文書置案上追我甚急遂隨以去到  
館殿宇華煥金碧奪目吏押詣庭下見四人斷首被



血在傍蓋斬首也仰望殿上三人正面而坐羽服道冠中衣黃左右衣青右坐者叱問汝只是一縣尉何得向日擅斬四人對曰此等作大惡殺人至多才成捨率被奪去况於馬前抵拒固宜殺之臯手獲四囚若生致正刑格當得賞亦所不暇恤也左坐者大呼曰此王法也程臯無罪可速押回兩吏復導出門陟峻嶺足力疲困擬欲少休遽顛仆而醒汗浹如流從此平安家人以此悉愈

郭權入冥

郭權任金部郎中因父病入冥府科首披公服立於

庭下庭前對設大秤兩架一吏齎文書數詣至上者令先就東邊秤秤尾稍高云平昔日所作善事也次就西邊秤秤尾低云是罪惡郭拱立候命旋聞堂上厲聲云郎官上應列宿豈可露頭不覺已戴幘頭了不知何自而來遂放還一綠衣吏稱錄事引之游獄大率如世間所畫變相聞一囚呼已字曰子鈞救我又至一大屋門楣金字榜曰宰相獄其間烈焰熾然一人荷鐵枷問為誰吏不答旋引詣道院供三清聖位及諸仙官須臾若墮井中而甦蓋不知入已數日其家方以斯夕建醮也



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  
俟命廷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檢一  
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  
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  
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墨牌二紅者金書  
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  
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秤吏舉簿宜東  
秤秤至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  
曰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怛有悔

須臾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  
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道士至居中  
而坐望玉盤中文字僅如筋大吏持下冥西秤秤亦  
壓地而東秤高舉向空大風歛起捲其紙弊大如鳥  
鳶亂飛無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  
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克塞如  
此少年曰必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  
書之何心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即然矣  
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  
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



益於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徐博，說聞之於衛仲子穉。

### 王五七造屋

淳熙元年，鄱陽新安鄉民五七因農隙作屋，使村巫張五擇日。未施工之際，別有術者曰：「鬼眼來言，所用日不佳，多犯凶殺，最於主人不利。」當以某日可。王素聽張說，不肯改移。甫立木偶，登高臨視，足跌而死。次日，張巫亦死。後數夕，鬼眼從外歸家，逼暮路暗，村樵先設一網於往來之衝，以罟鹿雉，忽蹶然而起，誤

墮其中，即死。若被人領赴冥司，主者坐高殿，王生已先在庭下，牽其衣，裙白曰：「上告府君，我命未合盡緣，他錯校日子，干觸禁忌，遂至殞身。主者問鬼眼對曰：『當時曾與他說不見信，竟用張山人之言，非我過也。』」王生低首無語。須臾，一黃衣引鬼眼至大池邊，擠落水中，即得復活。薦福兩堂僧說。

### 郁光侵地

鎮江金壇縣吳十村張郁二家隣居，後為火焚，皆散而之。它所惟存空址焉。同邑湯氏子病熱疾死，至冥司云：「當復生，令出門索送者，至門外見市廛邸與人。」



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氏之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間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奉托以事吾家故宅頗憶之乎曰然郁曰生時與張氏比鄰吾屋住址已盡吾境為簷溜所滴者張地吾陰利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凡後地三尺許張翁死訴於地下吾既伏前愆約使它人有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既轉徙吾兒又流落建昌南豐縣為符氏壻幽路殊隔此意無從可達公幸哀我煩一介諭吾兒使亟以歸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至即告別既甦呼張氏子語之故卷

曰昔日嘗爭之今已徙君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訖遣報其子取券投張而書其副焚之它日夢來至謝湯又至遠長

### 李孝壽

致和二年李孝壽為開封尹以嚴猛居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政有游士寓汴河逆旅中暴得疾昏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恙曰是將死矣因言病中憤憤見壁間隱約如一門父而愈明金釘朱戶高明亢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宏麗類好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上樂



作其聲漸近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甚  
都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轟動  
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為牛  
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為大  
鐵床向來金石絲竹皆以矛鈹鑽物也百鬼爭進剥  
其衣而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楚蹶宛轉不可忍視  
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為妓牀復為輿以矛復  
為金石絲竹貴人盛衣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  
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  
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

鬼忽顧曰汝為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吾使出且闔  
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  
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纔一月果死方孝壽治京  
師尤留意奸盜有白馬甚駿將入朝為人竊去散遣  
邏者伺諸城門閱五日或榜于門曰白馬已染成烏  
馬今行千里矣蓋盜既得馬黔其皮鬣乘以出故不  
可捕明年濮州諸李遣信致餉發其筐馬皮在焉姦  
猾能玩人如此

入冥門

誤勾類



黃十一娘

福州候官縣黃秀才女十一娘立簾下觀人往來一  
急足直入曰官追汝女還房即苦心痛死經日復生  
曰追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乃王  
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是王氏若實言當捶  
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乃  
我父也望我來即憑軒問曰汝何為來此曰正在簾  
內為人追至及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  
戒我不得言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  
曰公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即命吏閱簿顧

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却有親皆大笑乃  
放我還

黃十翁

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  
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為黃衣童呼出行大衢  
路兩傍植垂柳池水清澈可愛荷花如盛夏時經十  
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嵯峨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  
人萬數立庭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  
而坐一吏喚黃大言云汝命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  
童引東門回顧餘人已驅之北去東門外如陽間市



肆來往閩闕行未遠別見宮闕甚麗內外多牛頭阿  
旁王者冕梳秉圭坐威嚴肅然紫衣吏問曰汝往作  
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曾為二寇掠財物徐就擒  
捕保五欲戮之六言愍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  
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照照無冤業即  
令詣總管司與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  
出攝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  
見世人但勸修善事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  
平等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已財物莫貪女色莫懷嫉  
妬莫謗讒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盡數墮大地獄

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  
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為我口達信於我家我  
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出死罪三十一人有此陰德  
故得為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  
具疏奏城隍司以達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  
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命祭祀  
祖先亦不享此二事亦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  
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  
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囚聽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  
往觀之至即覩所謂無憂閣者衆瑤所成高出雲表



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甚麗持香花  
經卷徜徉采雲之間玉砌金堦之上而地獄衆皆鎖  
梏囚勢尪劣憔悴跪伏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  
忽蕩無所覩王總管云憑今日佛蔭脫地獄苦然皆  
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者亦衆其相識者記為  
囑子孫巧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秘非外人  
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鐵山烈火熾炙群囚號叫  
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劍囚扳援而上受剗  
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合掌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  
震雷一聲三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岩洞臭河不可

童子云世人棄殘飯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為地神收  
貯於此俟其終命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  
勅云汝還世五年傳言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  
受安樂福作惡者萬劫不回受無限苦今聞此者口  
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荷花如初過  
橋次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黃翁時年八十五崇仁  
縣主簿秦絳為作記

鄭鄰再生

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騶卒鄭隣久疾夢  
二使追之曰大王召行數里樓觀聳然別使之登階



入朱門庭下列男女僧道鷄牛羊殿前掛大鏡照人心肝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隣聲喏稱追到鄭隣王問甚處人何事到此隣俯首答曰本貫信州被追來不知何故王命將到頭事祖來以筆點一字顧吏曰又却是隣字莫悞否判官提簿前曰云合追處州松陽鄭林王曰若爾即不干此人事教回復命檢勾生死簿稱鄰壽尚有紀年遂呼鄰前曰看汝是一善人在生看經否鄰曰默念高王經看本念觀音經王曰汝視此間囚不作善事隣舉首看經下鐵柱繫者甚衆五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

誌云罪某人呪咀某人殺生某人鬪殺獄戶施金釘圖大海獸張口啣之兩廡皆鞠獄官內有戴牛耳幘頭者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還生時依舊積善只見戮人只見念阿彌陀觀世音佛名令渠受生汝得消災介福鄰首領聖旨遂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唯一叟白衣拄杖鄰問去饒州路叟指云由此而得路宜函行稍緩有豺虎虫虺之毒鄰憂撓奔回遂寤遍體流汗乃初六夜矣

誤入陰府

李成秀昭玘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燥不可耐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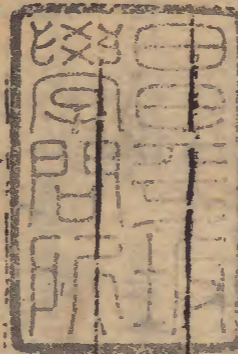


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為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即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廓廛市邑屋如人間州郡李適見街中有舊識販繒媪死久矣遇李驚曰何為至此陰府也李懼求救媪曰我無能為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為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于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真死矣媪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暨出乃綠衣少年媪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

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既至矣又非此間追乎何必遣李側耳聽益恐綠衣曰試為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玘位至起居舍人綠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慙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媪始行有問者即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于地李俯欲拾之蹶而寤蓋昏然瞑卧經日矣自是李氏春秋設媪位祠



之果終於右史



細分類夷堅志卷之五終

